

保持調皮的 Mary 姐

撰文/韓鈞竹 插圖/狹子 策劃/老薑



受媽媽和姑姑影響，Mary 姐成為了一名老師。如今，年近八十的 Mary 姐談到以前的學生，不可抑制地緊蹙起眉頭「他們真的是太調皮了，怎麼說都不行。」「調皮」成為了那個年代學生的代名詞。當被問起最令她生氣的一次經歷時，她努力回想，「很多，但很難說出口。」

一切都起因於「火」，石硤尾的大火，大量民眾被政府安置在狹小的大廈之中，生存都尚且如此困難，又有多少父母會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呢？政府在大廈天台設立了天台學校，讓大廈裡的孩子接受教育。

為了管理這群調皮的孩子，老師們絞盡腦汁，直接的批評或體罰成為了那個年代最簡單有效的方式。「那是一個相對於現在，對老師沒有太多限制的時代，是一個允許體罰的時代。」Mary 姐也嘗試過談心、罵人，甚至是咆哮，但學生依舊是那群調皮的學生。她逐漸意識到「罵人沒用」，於是慢慢變得溫柔，希望能走近學生內心，她反覆強調「老師要與學生建立好的合作關係。」

然而，這種走入學生內心的方式也注定著要花費大量時間。

「丁零零…丁零零…」早上七八點，伴隨著吵鬧的鬧鐘聲，Mary 姐匆匆起床，開始準備一天的工作。十二點到達學校，下午一點正式上課，直到晚上六點。回到辦公室進行收尾，七點回家，短暫休息後繼續工作。再次抬頭看看鐘——十二點，「今天工作結束的還算早」，對於 Mary 姐來說，這一天已經相對輕鬆了。

顯然，Mary 姐的方式起到了作用，像是一把小錘，在學生漫長的成長軌跡中敲出小小的轉折。幾十年後的今天，在談及學生現狀的時候，她抬起頭，回想片刻，微笑並驕傲地說自己的學生現在有的做了醫生，有的成為游泳比賽代表，在各行各業綻放著他們自己的光芒。

Mary 姐自己也在綻放光芒。初次見面時，她一頭銀白色短髮，黑框細邊眼鏡，黑色碎花連衣裙，小巧的配飾若有似無的在耳垂、領口、手腕處墜著，一切都相得益彰。採訪結束後的合照環節，我和同伴站在 Mary 姐一左一右，拉著她的手臂，在我還老土的伸出食指和中指，擺出「耶」的姿勢時，Mary 姐已經熟練地雙手韓式比心。

回家後忍不住翻開 Mary 姐的 Facebook，首頁就是她加入一排雕塑人偶隊列的搞怪照片，Mary 姐身處其中，面帶口罩，目視前方，旁邊調皮的配文：唔記得保持社交距離忝！這裏的 Mary 姐和平常的年輕人沒有區別，喜歡搞怪，熟練使用社交軟件，頻繁更新狀態，參加各種聚會，寫過百的文字記錄日常——少了些老師的嚴厲，多了些年輕人的活力。不得不說，時光真是一個神奇的存在，流逝變遷的同時，還在積極追尋著過去的印記。過去，Mary 姐是「調皮」的管控者，時光荏苒，現在，她成為了「調皮」本身。

和 Mary 姐聊天過程中，她一直保持著雙手合十，身體微微前傾的姿勢，我想，這大概就是這位調皮教師對待生活的態度吧——保持虔誠，積極向前。